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
### 第二回 欺主奴謀劫寡婦財 枉法贓貽累孤兒禍

費盡機謀百種心，安知天道巧相尋。東鄰竊物西鄰得，江上私船海上沉。 暗室可能辭豔色，道旁誰肯返遺金。由來鳩脯難充飽，割肉填還苦更深。

看官聽講，這漏脯出在廣東地方，專以下蠱在飲食裡。或是蛇蠱、蝦蟆蠱、水蛭蠱各樣毒物，取來用了邪術怪藥，搗為細末，使人吃了，到那藥發的日子，那些毒蟲活了，把心肝五臟，吃個稀爛。那鳩鳥出在交趾地方，鳥的翎毛，放在酒中，一飲而死。所以王莽鳩殺殤帝，曹操鳩殺伏後。古來臣子懼法，也有帶著鳩羽自己服毒的。

所以說，漏脯鳩酒不能充饑，就如圖別人的財物不得成家養子孫一般。即如董卓的金塢，石崇的金谷園、珊瑚樹，元載的八百石胡椒，俱古來橫財的樣子。且休說養子孫，那有個活到老的。

今日說吳月娘，取出金銀付與二僕，因何說此？只因此項金銀，來路不好，原是西門慶受的苗青殺主劫財之贓。因苗青事發，被家童告在巡江察院，批提刑拿人，那時苗青在臨清開店，就以三百兩黃金、一千兩銀子，打點官司。西門慶把金子昧了，只以千金與夏提刑平分。開脫了苗青死罪，現在揚州做鹽商，稱苗員外，至今殺人賊子漏網，主命含冤。你道這項財，公道不公道？今日月娘取出來，指望養身防後，豈有容的。

把道學話不提，且說本傳。那來安用燒酒哄醉玳安，天有一更時候，即取了一桿撲刀在手，乘夜去西村訪張小橋說話。那張小橋原是路旁先約就的，知道來安要來，先沽下二斤燒酒，點著燈等他，忽聽狗叫，小橋迎出門來，把來安約在屋裡，東頭一間小屋炕上坐下，叫渾家篩起酒來。

來安說：「且休吃酒。」就把這吳月娘取出金銀一件件說了一遍。這是上門送來一股財，取之甚易。如今商議個停當，就好動手，不可失了機會。

原來張小橋久在衙門裡，積年通賊，近因亂後搶城，又和這些土賊，俱有首尾，一聞此言，如何不喜的跳起來。和來安道：「這宗財，有兩樣取法，有善取，有惡取，只要做得妙，才是手段。」來安問道：「怎麼是善取？怎麼是惡取？」張小橋道：「若要惡取，如今趁著大亂沒有王法，傳將咱的十弟兄來，明火持杖，把吳月娘玳安殺了，把小玉賣了，財物眾人平分，你我得了一半。西門慶原是外住的破落戶起家，又沒有什麼族人親戚，日後說是大亂土賊殺了，不知幾時才有王法，那個來告狀？這是惡取，用的人多，也多分些去。若依我說，只是善取更妙，趁著三四更天，黑地裡，又無月色，我叫著我的兒子張大，同你我三人只用一個火把，將草屋燒著，一聲喊起，大家齊說有賊，那玳安是小膽後生，和月娘一定要跑走逃命。放條路著他走了，後面吆喝著趕殺，只丟兩塊石頭，嚇得走頭沒命，那個敢回來，咱們卻將那銀子拿來藏了，日後只說有賊劫去，連你還做個好人，下次好相見。我和你三七分，情願讓你一半，你說這計何如？善取其財，還不傷天理，豈不是兩全之美。」

把個來安喜歡的當不得，跳起來道：「好計！好計！早晚有三更了，就該早去，怕天明有人行走不便。這些東西，連我的幾個包袱，俱寄在你家罷，好擋人的眼目。我也就搬在你這村裡住了。」

商量已定，即時叫將大兒子張大出來，也有三十來歲，一條壯漢，專以賭博剪綹為生，也是這一路的人。各拿口撲刀，將燒酒篩熱，吃幾大碗，助膽而行。來到喬家莊上，先把場圍一垛桿草點起跳了過牆去，燒起後邊屋來。來安大叫有賊，嚇得玳安爬起，百忙裡穿不上褲子，赤著腳，叫小玉開門，快往外跑。這幾個婦女，那個有膽的，月娘嚇得亂顫，先抱起孝哥來，玳安小玉挽著月娘，往外黑影裡，不顧高低，一步一跌只往無火處亂走。只聽一片聲喊說：「休叫走了，趕上拿人。」嚇得吳月娘、小玉、老馮各不相顧，俱伏在牆外蒿子地裡，只聽得石頭亂打將來，月娘懷抱哥兒，黑暗地裡那裡藏躲得及，早有一塊磚頭打將來，把孝哥的頭打破，大叫一聲，就沒氣了。月娘也顧不得孩子死活，抱著走過莊外，河崖樹林子裡，伏成一堆，用袖子把孝哥擋得嚴嚴的，那敢放他啼哭。直等到五更時候，莊上狗還亂咬，火也不明，人也不喊了。天色漸明，玳安扶著月娘，不敢回莊，可往那裡去好。

正在驚慌間，那來安已將金銀和他的包袱細軟之物俱付與張小橋父子挑去，方來找尋月娘，知在河邊林裡，遠遠放聲哭將來，大叫天殺我了。一步一聲，走到月娘跟前，跪倒在地，大哭道：「連我的包袱衣裳，幾年掙的過活，都被搶去。」說畢又哭，連玳安也信了，抱起孝哥一看，額角上打了一個大血窟窿，急急用綿花紮了，抱著復回莊來。一口草屋，已燒了半間，收拾的房裡淨淨的，只剩下一堆亂草，連被也沒了，月娘不覺放聲大哭，老馮勸個不住。待要尋個無常，又有死人留下的這點孽種，往前日子怎麼樣過？

正說著話，來安媳婦來哭一回，吵一回，說是帶了銀子來連累的他家窮了，也要搬了，不在這個孤莊子上，守著幾間破屋，倒像還有銀子一般。一面說著，一面來安就來揭鍋，收拾破盆、木杓、粗碗、草蓆做了一擔，挑起來辭了月娘，和他媳婦揚長去了。

月娘尋思，今夜就沒處安身，那裡去好，到是老馮道：「我想起一條路來，你該去尋他，且住些時，聽聽亂信，再作計較。」正是：榮華趨奉人人有，患難扶持個個難。

且說這來安與張小橋合謀，假裝強盜，夜間將月娘金銀劫去。來安因要脫身，遂將自己先掘的月娘埋下包袱皮箱等件，俱交付小橋父子，連夜挑去西村家裡藏下。來安夫歸，卻來裝神做鬼，哭一回，叫一回，辭了月娘，也不在莊上住，恐怕人看出手腳來，就搬在張小橋家間壁，指望和他三七分那金銀，還不肯給他一半。尋思著這些大皮箱，俱鎖的是月娘自己的首飾衣服，金釵簪、珠子冠子，也有三四頂，連李瓶兒、潘金蓮撇下的物件俱在箱子裡，少說也值五七百銀子。那包袱裡，是西門慶的官衣、杯盤、尺頭和那貂鼠披風三件，好多東西，慢慢的一件件取出，向當舖裡典些銀子。和張小橋合伙，卻不是個現成財主。心裡想著，口裡念著，和老婆商議著，甚是快活。在西村尋下三間草房，一口廚房，小小的一個院子，還有一口井，好不方便。

過了三日，老婆說：「咱那包袱趁今黑夜，拿了過來罷，怕張小橋家婦女們，留了咱的針頭線腦，相互問不好說，怕傷了和氣。」來安道：「你不知張小橋，原是咱老爺衙門裡人，極是義氣的，我照顧了他這一場富貴，他就十分昧心敢做出這樣的事來？俺兩個還要商議，做伙計開店。要拜交。你要的緊了，著他說咱小器，到看低了咱。」老婆聽了，便一聲兒不言語了。

正是：狐鼠同住原非伴，蚌鵝相持又有人。謾道我謀偏巧妙，誰知他算更精神。

卻說張小橋父子，那夜間得了這股大財，喜之不盡，路上和他兒子張大商議，這宗財，象是天送上門來，又不費手腳，又不露眼目。到家有五更天氣，悄悄叫開門，後園有個埋葫蘆的地窖，使上些草把金子連匣盛著，用土埋好，又取出兩個大瓷甕，把包袱皮箱內首飾，弄的亂騰騰，倒了兩缸，俱是明晃晃珠子、金鐲、金首飾、貂襖、蟒緞，全家喜個不了。

張小橋的老婆道：「你和他來二叔兩個做的，難道不分給些他，咱就藏起來，他也不依，還該留下些給他，省得費嘴又傷了和氣。」張大道：「好容易的財帛到了咱的手裡，再分給別人，犯了事，各人的賊名，誰替咱爺兒們不成。」

商議了多時，張小橋留下一個包袱，是西門慶的冬夏官衣，一套是天青雲緞圓領，著虎補、綠緞襯衣，一套是素紗圓領，沒有補子，月白紗襯衣，又是一件織的玉色緞子飛魚披風，原是何太監送的，又是幾件舊潞豆黃女襖，紫絲細的女衫，又是對襟銀紅綾比甲，新舊兩件白綾花裙，兩個手帕，一對金裹頭簪子，兩隻銀挖耳，也重三錢多。還要拿幾件，張大攔住道：「夠了，各人家的財帛，難道是來安血汗裡掙的？和誰合的伙計，憑契取的銀子，有誰是見證？交付與俺的，他經紀打了牙，自家咽，狗咬尿泡空歡喜，敢和誰說？不過是西門慶一個毛奴才，著主子趕出來，又領了外人劫了他家主母的財物，還敢聲揚出來？先犯了一個大罪名，才扳倒別人。依著我，這幾件衣裳給他，還是便宜了他。他好說便罷，如敢有些閒言閒語，先打他個下馬威好不好？這亂世裡，哄到沒人處，給他個絕戶計，他一個窮老婆，還不知他漢子怎麼死哩。」張小橋道：「咱且穩坐釣魚船看他怎麼撐篙。」幾句話倒

把張小橋點出殺人心，說動了貪財膽，各自計較，藏在心裡不提。

那一日，張小橋見來安新搬在緊鄰，買了三斤燒酒，殺了一隻雞，城裡又買些肝肺肚腸，一塊燒肉，替來安鍋。請將來小屋炕上坐下，安了一張低桌，兩人上炕，張大來往斟酒，接進菜肉來擺下，也就來炕沿上坐下，大家把門關了商議，張小橋先說道：「這銀子還好零使，這金子不敢在這裡賣，不是臨清，就上東京去。這三百兩金子，少也要七八換，值二三千銀子，買下貨來，咱就在臨清開青布店。咱兄弟二人一個上南買貨，一個坐店開張，不消二年，連本三合，這布貨是算得出來的，又不零碎，又沒剩貨。」

來安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因接說道：「這布行生意好多哩，西門慶家起手就是生藥鋪和布行起家。這臨清三行生意，布行是上等，不拘有幾千幾萬布來，不消幾日，就發脫了。都是兩京三邊上的大客人，湊來總收，各邊關上去賣，還要掙錢哩。」說到快活處，燒酒一飲而盡，來安便道：「這幾日弄的一個錢也沒有，天又冷了，還待要買幾匹布穿，不知那包袱有穿的衣裳沒有，待取出來看看，這幾日支鍋盤炕，忙個不了，弄的我手腳不閒。」

張小橋聽了也不答應，只管吃酒，張大又斟上一杯，來安又說道：「那包袱裡還有一包散碎銀子，是那日匣子沒盛了的，咱取出來糶下些米糧，過了年，咱弟兄們，好出門做生意。把金子賣了，就不愁窮了。」張小橋聽了，又不答應。

這來安悶上心來，也有幾分著急。張大又來斟酒，來安一手按住鍾子道：「酒不吃了，倒是黑夜裡沒人看見，把前日那匣子和包袱，取出看看，大家記個明白，哥還收著。我那窄房窄屋，也沒處盛他，只這包袱裡，有舊衣舊裳，拿出幾件來穿罷，係弟媳婦還沒有棉襖哩。」

張小橋見逼得緊了，裝做幾分醉，把眼乜斜看著道：「你這話好不在行，這個東西可是一時間拿得出來的，那一黑夜挑到這裡，我連走的力氣也沒了。小戶人家，有個人來，那裡去藏躲，惹出事來，不是耍的，各人擔著個死罪在身上，你還救不得我哩。」指著張大道：「虧了他想個計策，掘那五尺深的窖子，一頓埋了，蒼蠅蚊子敢咬你的一個米粒不成。我看你忙忙的，只怕人昧了你的，豈有此理。人也要有良心，終不成，咱兩個就不做伙計了。依著我說，明日請個香紙來，咱弟兄兩人，先明一明心，村裡關王廟，先設了誓，從今後，你比我親兄弟一樣，如有負心的，不得好報。到明日把門關了，只推不在家，咱兩個取開窖子，原說過的，我只要三分，別的多你拿去，賢弟心下何如？」說的來安笑了，又吃了幾杯酒，也醉了，各人散去。

這來安到家，老婆接著問他，怎樣說了，來安就將明日要取匣子分用把包袱拿過來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夫妻都信了，說張小橋是個好人，大家睡去不提。到天明，張小橋先取了一件貂鼠披風，往城裡張二官人家新開的當舖去當，只要十兩銀子。推說是個過路的遠客，投在他家，托他來當的。

原來賁四從西門慶死後，見沒人做主。後來陳敬濟罵他，來安又偷了他的衣服，月娘惹氣，把來安逐出，也就住的無光，又遇見大亂，搶了本錢。月娘不在城住，逃躲去了，他央著應伯爵說，投在新起家的張二官人門下，照舊還開當舖。認得張小橋，接過皮襖來，看了又看，有些眼熟，一時只想不起來，秤了十兩銀子，給他去了。

後來細想一會，自語道：「倒像西門大官人家那大娘的這件披風，怎麼到他手裡。」又想到：「這般時勢，兵過搶城，誰家的東西沒失了？」也就丟下。

卻說次日，來安早起，要與張小橋取匣子包袱，過去叫門，沒有一個人答應，連張大都出去了。問他老婆，說是趕集去了，來安坐等一日，甚是疑悶。至黃昏，又過去問，道還沒回家，老婆道：「他這光景，有些藏躲，還不是咱打的兔兒，送上門給他吃，將來這財物，還要費手。」來安半信半疑，只說他不像這樣人，你過去和他老婆再要要包袱，試試他的口氣。這來安老婆，穿上布裙，一直走過牆西來，問張小橋家，推說討火，坐在炕沿上，敘起話來，說道：「天冷了，沒有綿襖，那包袱裡還有幾件舊絹衣裳，要早些取出來，漿洗漿洗。」

那張小橋老婆是個潑婦，極是不良的，把臉變了道：「沒的浪聲浪氣、放屁拉臊、精扯談的話，誰是你家奴才，收著你的包袱，半夜三更敲門打戶，恁你家漢子來，鬧的老娘一夜沒曾合眼，領了俺家兒子和漢子去，不知做的是甚麼勾當，還來俺家要包袱，恁的包袱怎麼到了俺家來？誰和誰說，人也不信有這樣事。」

氣的個來安老婆，把臉蠟黃了道：「嫂子不要這樣說，等他張大爺來家，當面招對。他原說今日來取包袱，我才來說話，難道這些東西都昧了不成？也要個良心，也要個天理。」張小橋老婆接過話來道：「要有良心，有天理，就不做這樣事了。」說的個來安老婆進不來退不去，又不敢高聲爭嚷，怕人聽見。這來安隔牆聽著這邊亂吵，知道說不來，疾忙叫過老婆去，故意說道：「慢慢的講，你這樣小器，俺弟兄們分的甚麼？」彼此俱各不言語了。

張小橋父子吃的大醉來家，老婆細細告訴他，說來安老婆來要包袱，著我說了一頓，閉口無言的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來安過來，假裝出說：「老婆們見小，因取包袱，險不爭起來。」大家笑了，張小橋過意不去，說道：「包袱是我取出一個來，今夜你先取去用著，等明日開了，大家開窖子，好看東西。賢弟，你休要娃子氣，你沒處收拾，到不如我藏的嚴緊。」來安也答應道：「且放著罷，甚麼大事。」

到了一更天，張大把包袱捆著，從牆上丟過去，來安夫妻滿心歡喜，又道張小橋還是個好人，我說他不肯負了咱這場好心。打開一看，原來是幾件圓領，兩三個舊絹小襖，幾枝簪子，還不值數十兩銀子。這樣光景，難道就騙了咱這幾千兩銀子去罷？一面說著，一面又想：如今變了臉，他只是一個不認帳，又不敢經官告理，不如還是好哄，哄的到手，各人自己

做主意便了，且不言語。

到了次年正月十五日，來安買了一副三牲，請了香紙，要和張小橋拜交賭咒。那張小橋等不的一聲，換了一件新青直裰，齊齊整整，進的廟來，上了香紙，各人賭了兩個味心咒：誰要負心，誰先死。來安、小橋，兩人平拜了。因小橋大來安五歲，就稱小橋是哥，一口一個賢弟，到家又叫張大來，與來安夫婦磕了頭，從此且不言語。

來安見張小橋每日買酒買肉使錢大大的，他卻一文也沒有，幾件官衣又不敢拿出當去，忍氣吞氣，和老婆設了一計道：「咱如今只說和他合伙開布店，去臨清買貨，他自然取出金子來賣，那時買下幾百筒布，這是藏不了的，他敢不分與我，那時節到官也不怕他。」夫妻議定。

到明日和張小橋說要上臨清去賣金買布的話，張小橋順口接說道：「賢弟，這見識高多哩，我才服你是條好漢，你終日指望要分這金子，你就較量些，我也不敢取出來，萬一事發，各人性命要緊。如今看個出行的日子，我和你人不知鬼不覺，你我腰間各帶一半，打扮成走差模樣，背個黃包袱，說是兗州府上臨清下文書的。到臨清置了貨，開起店來，過兩個月把他娘們，僱輛車子，離了清河縣，在臨清住下，誰來問你，此計何如？」把來安喜的當不得，說道：「我說哥是好人，你弟媳婦，他那知道哥這等小心，只說是不給包袱，聒的我耳朵也聾了，今日果然哥的主意極是。」忙叫張大借個曆日，看了正月二十八日，是出行日期開市、納財、上表章的好日子，定於這日起身。來安心喜，正中下懷，不知此去吉凶，有詩為證：

結義穿箭入綠林，此中管鮑怎分金。

同行好作腰纏計，失卻頭顱沒處尋。

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黃金索債，連累殺四條性命；白手爭財，撮弄成冤家一處。